



三星堆再上新,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重要文物千余件,国宝级文物——青铜顶尊人像惊艳亮相

■新华 央视 中新

28日,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惊喜:3号祭祀坑的国宝级文物青铜顶尊人像隆重亮相!历经三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象牙之下显露真容。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拍摄的青铜顶尊人像(画面左侧) 新华/图

人尊一体的大型青铜艺术品

青铜顶尊人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达55厘米青铜大口尊,铜尊口沿内侧有短柱,肩部焊有精美的龙形装饰;下部则为一呈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的铜人。

该青铜器下部的铜人呈跪姿,着绣花短裙、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据介绍,这种将人与尊组合为一体的大型青铜艺术品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属首次发现。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曾发现一件表现青铜人顶尊题材的青铜器,但体量较小。此件发现的器物上部的大口尊没有被缩小尺寸,与铜人组合而成的器物,充满古蜀青铜器独特

的神秘感。

尊,古代用作酒器,在祭祀活动中体现敬重、推崇。青铜人跪坐顶尊再现了古蜀祭祀的隆重场景,折射出古蜀文明祭祀的精神世界,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在4号坑首次发现丝绸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10月,

考古学家在对三星堆1、2号“祭祀坑”所在区域进行调查时,新发现6个“祭祀坑”。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发掘工作进展顺利。在提取一批象牙后,大量珍贵文物露出真容,此次发掘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土重要文物一千余件。

目前,三星堆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众多揭露出来的青铜器进行发掘;在4号坑的灰烬堆积里发现蚕丝蛋白,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绸,此外还发现竹、芦苇及楠木等植物的灰烬堆积;5号坑比较特殊,圆形金箔片散落众多,专家会商后,决定将

对其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的“木箱”也准备整体提取;7号坑开辟了一个小探方,在填土下方已发现密布的象牙;8号坑在近20厘米的灰烬层中已经发现神树、金器、铜面具等各种残片,同时,最新出土的一件金面具残片,耳朵和嘴巴的轮廓清晰可见。

三星堆青铜器矿料何来?

高大精美的青铜神树、造型独特的青铜人头像、花纹繁复的青铜容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类青铜器因造型生动、特色鲜明而备受关注。

冶金考古领域专家、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陈坤龙介绍,从成型工艺、合金成分、出土器物类型等方面来看,三星堆青铜器的生产方式的确受到中原地区影响。但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三星堆青铜器也有其独特的风格,二者在铸造工艺方面也有所区别。

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上都无纹饰,可能是通过绘制、贴金箔等方式装饰表面,并非在表面直接铸造纹饰。就后期加工而言,在三星堆青铜器上发现的切割、磨削、镗凿等机械加工方式,在中原地区也比较少见。

“通过铅同位素分析,四川三星堆、河南安阳殷墟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等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都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铅矿料——高放射性成因铅。”陈坤龙表示,在商代中期到晚期大约300年的时间段里,中国许多重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都发现了这种特殊的铅矿料,“可以合理推测,这些矿料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在古代社会,铜、玉、黄金等属于珍稀资源,产地是有限的,三星堆铸造如此大量的青铜器,原料何来?”陈坤龙告诉记者,其背后必然存在远距离的物料流通过程。目前考古学界对矿料来源地有多种看法,比如西南地区、本土就近取材、中原地区、秦岭地区等。“这些都是基于不完整证据做出的合理推测,若想要证实,还需要开展更多、更全面的考古工作。”

一路“象”北 云南15头野象临近昆明

目前,它们离昆明城区已不到100公里,有继续向北偏东迁徙的趋势

■新华

文图

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野生亚洲象,近日一路逛吃、北迁,经普洱市墨江县、玉溪市元江县、红河州石屏县后抵达玉溪市峨山县,29日晚,象群继续北移已进入玉溪市红塔区境内。目前,这15头野象离昆明城区已不到100公里。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旗舰物种亚洲象罕见地一路北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目前,这群北迁野象尚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和地方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全力防范象群北迁带来的公共安全隐患,确保人象安全。野象“旅行团”究竟象指何方?

野象从哪来? 要到哪里去?

监测显示,该象群由成年雌象6头、雄象3头、亚成体象3头、幼象3头组成。象群从“老家”西双版纳一路北上峨山县,迁徙近500公里,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

“亚洲象迁移扩散是常

见现象,但以往都在一定范围的几片栖息地循环觅食、迁移,这次一路向北到这里是非常罕见的。”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长期跟踪研究亚洲象,他说亚洲象如此长距离北迁,在我国尚属首次。

“我们也无法判断终点何处,气候、食物、水源能支持它们走到哪里还需要进一步监测、评估。”陈明勇说,这次野象北迁可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专家指出,象群如继续往北进入人口密集的玉溪

市红塔区、昆明市晋宁区等地,村庄和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交通网密集,人员管控困难,亚洲象肇事伤人将难以控制。同时,因为适宜的食物资源越来越匮乏,象群频繁入户寻找食物,人象潜在冲突隐患激增。

一路“象”北为哪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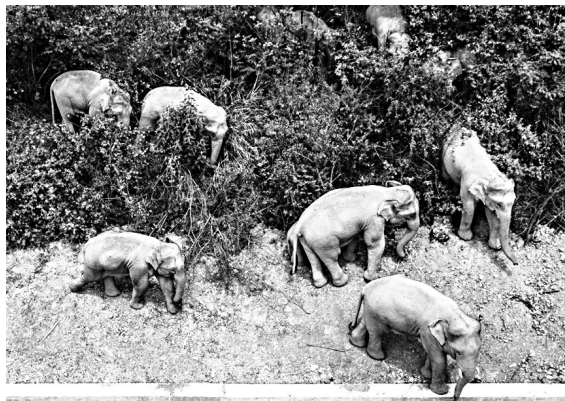
“陆地巨无霸”亚洲象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临沧3个州市,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也是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经过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93头发展到目前的约300头。

“监测显示,这群象基本是朝一个北偏东的方向行进,对大象的‘导航定位’机制还缺乏科学解释,因此一路往北走的原因尚未完全研究清楚。”陈明勇推测,有可能是象群首领经验不足,出现迷路的状况。“也许它搞错路线,仍认为自己走的方向是对的。”

栖息地承载力下降也是重要原因。云南省亚洲

象分布区的11个自然保护区中,10个属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类型。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森林郁闭度大幅度提高,亚洲象的可食植物反而减少,不少象群逐步活动到保护区外取食,频繁进入农田地和村寨,增加了与人类的接触。据统计,有三分之二的亚洲象已走出了保护区生活,增加了管理和保护的难度。

此外,亚洲象种群扩大后习性发生转变。监测显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常年活动于村寨、农田周围,并根据不同农作物、经济作物成熟时节,往返于森林和农田,主要取食农户种植的水稻、玉米等作物,在食物匮乏时节,还会取食农户存储的食盐、玉米等,出现“伴人”活动觅食现象。



无人机拍摄的15头北迁野象

如何防范、缓解“人象冲突”?

日前,云南省已成立亚洲象群北迁安全防范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专家分析研判,从该象群所处位置和近期活动特点看,该象群有继续向北偏东迁徙的趋势,应持续做好亚洲象北迁沿线安全防范工作。

“针对这15头象,目前能做的只有及时预警、疏散群众,尽可能减少损失。”陈明勇说,在可控条件下,考虑在野象进入人

口稠密区前,及时设障,进行投喂引导。专家团队仍在持续监测、研判,向主管部门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保障人象安全。

亚洲象看起来十分可爱,但具有较强的攻击性。专家呼吁相关区域群众听从指挥,及时掌握监测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劳作、出行时间,避免与亚洲象正面接触,禁止围观挑逗,确保人象安全。